

文学转译的问题研究对象：《上海宝贝》泰译本

Pratuangporn Wiratpooke¹

提要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活动。其任务是把原作包含的社会生活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用茅盾的话说，是“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方梦之，2004）文学翻译能够使说译入语言的人领略到原语言背后的文化、社会环境、思想等等，从而促进双方的了解，丰富译入语言的文学内涵。值得翻译的文学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不少优秀的文学所使用的语言是非通用语，精通该语言的人不多，在这样的前提下，“转译”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本文以中国女作家卫慧的成名作《上海宝贝》泰译本 **เซียงไฮ้เบบี้** (*Sianghai Bebi*) 为研究对象，试图以对比分析的方法指出文学翻译中“转译”的缺陷。

关键词：《上海宝贝》泰译本、卫慧、文学翻译、转译

¹ Lecturer, Chinese Section,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转译是什么？

按照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的定义，转译是“以一种外语（媒介语）为原本，将之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方梦之，2004）在泰国，主要的媒介语是英语。多部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英语译本翻译成泰语的，其中包括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诺贝尔奖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

转译有其局限，这一点学界没有分歧，大都承认转译或多或少会造成译文与原文偏离。郑振铎认为转译方法的盛行，表明了文学界的寂寞；梁实秋把转译比喻为掺入了水或透了气的酒，味道多少有所变化。当然，也有人赞同转译这种翻译形式，包括鲁迅和茅盾。其中后者曾经就转译话题发表这样的观点：“直接从原文翻译好还是转译好，原则上应直接翻译，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些小民族的作品，他们的文字懂得的人少，那就只能依靠转译。”（陈言，2005）

在泰国，由于缺乏某种语言的人才，外国文学作品主要通过英语译本的转译介绍给读者。但有时候也出于其他考虑，比如某通用语言译本非常优秀，或者因为出版社希望利用某位作家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译作的可读性，从而获得更大的销量，由于泰国作家多半对英语最有掌握，因此不得不从英语译本转译过来。结果是，翻译作品借助了译者的文笔和名气而大获成功。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女作家 คำผกา (Kham Phaka) 的《上海宝贝》英译泰版本。

《上海宝贝》在泰国

中国女作家卫慧成名之作《上海宝贝》，1999年9月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半年内销售量超过十一万本（盗印本不计），引爆了中国文坛广大争议、风靡了中国年轻一代、吸引了国际媒体报导，后来由于小说中对性、同性恋和吸毒的大胆描写而在翌年五月中旬被宣布全国禁售。

中国官方这一举动似乎对《上海宝贝》在海外的成绩起到宣传的作用。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泰语。2007年，以该作品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在中国上映，再度证明这部小说的商业价值。

2003年一月，泰国 Praew Publishing 翻译出版了《上海宝贝》泰译本 **เซียงไฮ้เบบี้** (*Sianghai Bebi*)，并以其在中国的禁书身份为卖点。该出版社对译者的选择是聪明的，**คำ ผกา**(*Kham Phaka*)虽然不懂汉语，但她的写作风格与原作者较为接近，此外两位作家都是女权主义者。**เซียงไฮ้เบบี้** (*Sianghai Bebi*)从 Bruce Humes 翻译的英文译本转译成泰文，2003年一月出版后，立即引起读者的兴趣，两个月内就推出了第二版。到目前为止 **เซียงไฮ้เบบี้** (*Sianghai Bebi*)已经再版了六次，可谓是在泰国市场最成功的一部中国当代小说。

《上海宝贝》内容梗概

《上海宝贝》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观点，故事主要描述上海女作家 Coco 与中国男友‘天天’以及德籍男友马克的恋情。天天是 Coco 的知心人，却没有性能力；马克是驻上海外商，他有家室，有超强的性能力，对女性也非常体贴。马克诱惑了和‘天天’同居的 Coco，使她周旋于‘天天’的同志情谊和马克雄壮的肉体诱惑之间，最后‘天天’因吸毒死亡，马克返回德国，Coco 的双线感情于此告终。

เสียงไชน่า (Sianghai Bebi) 的翻译偏误

上文已提到从原文翻译的重要性。译者翻译作品时当然会为读者着想，寻求符合读者文化背景的翻译方法。译者一旦将一部翻译作品进行转译，那就等于译者正在阅读并翻译一部已被加工过的作品，为符合该语言读者的喜好，那部翻译作品很有可能已或多或少丧失了原作的原滋原味，脱离了作者起初表达的信息。(วัลยา วิวัฒน์ศร, 2004)

คำ ผกา (Kham Phaka) 翻译的《上海宝贝》是一部成功的翻译作品，无论在艺术成就上，还是在商业成绩上都大获成功。笔者之所以选择该小说为研究对象是为了说明，即使由高手担任翻译、著名出版社监督出版，一部转译的小说，仍然会出现一些与原著

存在出入的缺憾。如果该小说直接从中文翻译成泰文，这些偏误很可能不会发生。

笔者在对照泰、英、中三种版本之后，发现两个译本都比较忠实于原文，而在翻译文化方面的内容，如典故、成语时，英语和泰语版本各有各的风格。英语译者 Bruce Humes 主要使用异化法，其中掺入一些编译；而 คำผกา(Kham Phaka) 则选择了归化法。

Bruce Humes 的 Shanghai Baby 出现的一些偏误影响到泰语版本的准确性。但造成《上海宝贝》泰译本出现偏误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泰语译者对英语词的错误理解。

下面将小说中的翻译偏误进行归类，并附上例子：

一、章名的翻译

《上海宝贝》共分三十二章，每一章以其核心内容起名。英语译者比较忠实于汉语篇章名，泰语译者也忠实于英语版本，然而由于译者对某英语词的理解出现偏误，导致某篇章的名称偏离原作。比如：

第十三章《十二月，离开》英语版译为 departure，泰语版译为 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okdeonthang)可以看出，三种版本都存在差异。英语版本删掉了时间词“十二月”，而泰语根据英语的翻译进行转译，看似忠实于英语原文，然而 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okdeonthang) 更接近于“出发”而不是“离开”(depart)。

第二十章《气泡里的男孩》英语版译为 *man in a bubble*, 泰语版译为 เด็กชายในฟองสบู่ (*Dekchai Nai Fong Sabu*)。笔者认为这一章名最为逊色, 该章主要描写男主人公‘天天’, 天天已经二十多岁, 怎能译作 เด็กชาย (*Dekchai*) 呢? 汉语的男孩可以指年轻男人, 但泰语의 เด็กชาย (*Dekchai*) 不然 (หนุ่มน้อย (*numnoi*) 一词才有这种功能)。

二、开头引语的翻译

《上海宝贝》的每一章以名人的名言为开头。这些引语或长或短, 但都跟该章内容有联系。有关引语的翻译, Bruce Humes 采取的措施是编译。为适合译入语英语读者的口味, 它对某章引语作了一些改动, 包括将出处的书名删掉, 只提到出自哪位名人。比如:

《第一章》的引语:

道拉说: “生几个孩子”

妈妈和贝茨说: “为自己找一个慈善团体,

帮助穷人和病残者, 或者投入时间改善生态环境”

是的, 高尚的事业有很宽广的世界

有可爱的景象, 等着你去发现

但是现在, 我真正想做的是

找一个属于我的——爱人

——乔尼·米切尔《献给莎伦的歌》

*Well, there's a wide wide world of noble causes
And lovely landscapes to discover
But all I really want to do right now
Is find another lover!*

---- Joni Mitchell

“ใช่ ในโลกกว้างนี้ยังมีสิ่งดี ๆ อีกมากมายที่กำลังจะเกิดขึ้น

และสถานที่อันงดงามรอให้เราได้ค้นพบ

แต่สิ่งเดียวที่ฉันอยากทำในเวลานี้ก็คือ

หาคนรักอีกสักคน”

--- โจนี มิทเชลล์

Bruce Humes 考虑到，前三行言语并不是该言语的重点，因此删掉了。而为适合译入语习惯，以及让整本小说的引语格式一致，删掉了引语出自的歌名。到了泰语，译者忠实于英语原文，不同的地方是标点符号“”的使用。这也是为了迎合泰国读者的习惯，毕竟这是引语，就应该有引号。

三、音译词的翻译

泰语版的音译问题不多，可见译者做足了准备，然而还是存在一些偏误，例如：《新民晚报》(Xinmin Evening News) 译为 ซินมิง

อีฟนิ่งนิวส์ (*Sinming Ipning Nio*)、林风眠 (*Lin Feng-mian*) 译为 หลินเฟิงเหมียน (*Lin Foeng Mian*)等等。

有时候，泰语版的过多直接使用英语音译词不太合适。如将毛衣 (sweater) 译作 เส่วีตเตอร์ (*Sawettoa*)、龙虾 (lobster) 译作 ล็อบสเตอร์ (*lopsatoo*)、悬铃木 (sycamore) 译作 ตันซิคามอร์ (*ton sikhamo*)。这样的处理方法不仅让人误以为该小说是西方国家的小说，或者用英语写的中国小说。不可否认，译者之所以这样翻译确实有她本人的理由：为了凸显女主角欧化、崇尚西方文化的性格。但既然原作者并未使用同样的手段来塑造人物的形象，译者就不应自作主张派上用场。如果这本书是中译泰的话，这种问题一定会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地方译者所使用的音译法是有效的。比如两个人物的绰号“飞苹果” (flying apple) 跟“蜘蛛” (spider)，译者译为 ฟลายอิง แอปเปิ้ล (*Flai-ing Aeppoen*)和 สไปเดอร์ (*Sapaidoe*)。这一点我是认同的，因为如果直翻成泰语 แอปเปิ้ลบิน (*Aeppoen Bin*)和 แมงมุม (*Maengmum*)，未免有些好笑，使得该人物酷酷的气质荡然无存，也让读者无法顺畅阅读。

四、意思错误和偏离

《上海宝贝》泰语本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引起此类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译者对英译本的理解不够透彻，以及转译过程中为迎合泰国读者的喜好而对原作做出了“加工”。其中包括：

将“残缺”(shortcoming)，译为 หลังเร็ว (lang reo)。该错误其实有其原因。英语的 come 可指“达到性高潮”的意思，而 short 也是短促的意思，未免让译者产生错误的联想。

在男性的世界中，性的正常与否几乎跟生命一样重要，这方面的任何残缺都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痛苦。

In a male world, being able to perform sex normally is as important as life itself, and any shortcoming causes unbearable pain.

สำหรับผู้ชายแล้ว สมรรถภาพทางเพศ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พอ ๆ กับชีวิตเลยทีเดียว เพราะแค่การหลังเร็วก็เป็นปัญหาที่ทนไม่ได้

从上面三个句子可以看出，由于泰语译者对 shortcoming 的误解，而影响到了整个句子的翻译。译者将其他词稍作了改动，以迎合自己对原文的意思，这样一来，读者根本不会察觉到译文有什么不对。

墨水充满了我的肚子

a belly full of ink

และยังมีปानที่สะดือ

这一例子的汉译英手段是异化法，起到介绍中国文化的作用。

而到了泰语版，由于作者不懂中国俗语而引起误会。

半怀着悲哀，半怀着感激

Sad but grateful

แลดูเศร้า ทว่าน้อมอง

这一短句的错误来自于泰语译者看错了英语词，grateful（感激）跟 graceful（优雅）只差一个字母，然而意思相差甚远。

在他搬离奶奶家的时候，那儿正像一个不断散发腐烂气息的噩梦。

He had moved out of her house when it became a nightmare.

เขาย้ายออกจากบ้านขณะที่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กำลังเลวร้ายอย่างที่สุด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原句的意思正在一层一层地消失。英语句中少了“噩梦”(nightmare) 的修饰语“不断散发腐烂气息”，而到了泰语句子，作者的比喻（噩梦）已不复存在。

五、句型变化

汉语和泰语同属汉藏语系，很多句型特别接近，不会造成大的翻译问题。相比之下，汉语句型对英语翻译者来说难度相对较大。《上海宝贝》泰译本从英译本转译成泰语，翻译时需要将英

语句型转换成泰语句型。若将《上海宝贝》原文直接译为泰语，必定会节省不少时间。

这个比我小 1 岁的属兔男孩以那种捉摸不定的美迷住了我。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abbit, and a year younger than me, ...

เขาเกิดปีกระต่าย อายุน้อยกว่าฉันหนึ่งปี...

这一例子可以直接翻译为 หนุ่มปีกระต่ายที่อายุน้อยกว่าฉัน 1 ปีคน

นี้，意思句型与汉语原文完全对应。

阿 Dick 手里提着几罐可乐，啤酒，穿着 Esprit 黑色毛衫，看上去苍白而漂亮。

Looking pale but attractive in an Esprit black wool sweater, Ah Dick had a few cans of Coke and beer in his hands.

แม้จะซีดเซียว แต่อาดิก็ยังคงดูสะอาดตาในสเว็ตเตอร์สีดำของเอสปรี เขาหอบทั้งเบียร์และโค้กหลายกระป๋องมาด้วย

泰语句子基本保持了英语句子结构。从汉语句子来看，阿 Dick 之所以“看上去苍白”，是因为穿了黑色毛衫，这一意思在英语句子里还能够体现出来。而到了泰语，由于译者调整了英语句式，使得阿 Dick 的苍白与黑色毛衫毫无关系。比较而言，如果直接从汉语翻译过来，可直接汉译泰为：“อาดิกหอบทั้งเบียร์และโค้กหลาย

กระป๋องมาด้วย เขาสวมเสื้อขนสัตว์สีดำของเอสปรี แม่น้ำตาจะซึมเขียวแต่ก็
ยังน่ามอง” 。

六、对原作者写作风格的翻译

作者的写作风格对整部小说具有重要意义。每个人物的言语动作，很多时候能表现出该角色的性格和背景，也与故事的发展密切关联。下面是《上海宝贝》泰译本在这一点上的一些翻译偏差。

人物的出场

很多时候，卫慧拖延了人物名字或身份的揭晓，故意用“他/她”来代替那个人。在第一章《遇到我的爱》里，男主角‘天天’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天天’第一次出现在第三个段落中：“在我上班的绿蒂咖啡馆，有一个颇长英俊的男孩子经常光顾，他喝着咖啡看着书一坐就是半天。”而直到若干段落之后作者才让读者有机会知道‘他’的名字：“名叫天天的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我说，“你相信吗，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可能那是真的。不过我妈妈每年都给我寄很多钱，我一直靠这些钱生活。”

但在英译本和泰译本中，译者却没有保留作者这一写作手法，英译本还好一些，多次以 he/him 代替男主角的名字。泰译本就更急促了，在第二个段落就揭晓了这个谜团：

“ที่ร้านกาแฟ มีชายหนุ่มตัวสูงหน้าตาหล่อเหลาคนหนึ่งมานั่งเป็นประจำ เขาจะนั่งอยู่อย่างนั้นเป็นชั่วโมง ๆ มือหนึ่งถือถ้วยกาแฟ อีกมือหนึ่งถือหนังสือ ฉันชอบแอบดูสีหน้าท่าทางและอากัปกริยาทุกอย่างของเขา แล้วดูเหมือนเขาเองก็รู้เสียด้วยว่าฉันแอบดูอยู่ แต่ถึงอย่างนั้นก็ไม่ได้เคยเอ่ยวาจาใดออกมา กระทั่งวันหนึ่งที่เขายื่นกระดาษแผ่นเล็ก ๆ ให้ฉัน ในนั้นเขียนว่า “ผมรักคุณ” ลงชื่อเทียนเทียนและที่อยู่ของเขา”

同样的情景发生在最后一章《我是谁》里，这一次是‘天天’奶奶的第一次真人露面。两位译者这样安排的意图，无非是为了让写作风格更加符合译入语的习惯。虽然作者原来的处理方法不十分符合译入语的写作风格，但也并未达到影响读者顺畅阅读的程度。笔者认为，应该遵照作者的意思来处理。

作者的一些独特的语言

有人说卫慧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上海宝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这一趋向。小说中经常出现“女孩/女性”等词。然而，泰译本却遗漏了这一点。

这种优越感时刻刺激着像我这般敏感骄傲的女孩，我对之既爱又恨。

The hint of smugness affects me: I both love and hate it.

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อันหยิ่งผยองของเมืองส่งผลต่อชีวิต จิตวิญญาณและความรู้

ลึกของฉันอย่างลึกซึ้ง ฉันทั้งรักทั้งเกลียดมัน

也许一个写小说的女性在理解力和直觉上是可以被信赖的，……

Perhaps a woman who writes novels is trustworthy...

บางที่เขาอาจเห็นว่านักเขียนเชื่อถือได้กระมัง

《上海宝贝》原文“女孩”、“女性”两次分别出现了七十八次和三十次，说明作者确实有意使用这些词语的，译者应该谨慎处理。

由上海众风月女性主演的《中国嘴唇》将超过由巩俐和杰米利·艾伦斯主演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盒子》。

Chinese Lips, starring all the seductive women of Shanghai, would be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 Hollywood blockbuster China Box

หนังเรื่อง “ริมฝีปากของเซี่ยงไฮ้” ซึ่งนำแสดงโดยสาวสุดเซ็กซี่ทั่วทั้งเซี่ยงไฮ้ รับรองว่าจะต้องโด่งดังกว่าหนังทำเงินของฮอลลีวู้ดเรื่อง ไซน้าบ็อกซ์ เสียอีก

撇开其他偏误不谈，上述译例作者有意写出一个接近《中国盒子》的电影名字——《中国嘴唇》，以起到对比的作用。然而一翻译成泰语，译者却将“中国”改成了“上海”，这未免流失了作者的用意。

作者的语气

卫慧利用标点符号和一些语气词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这一点，英译本和泰译本都未能成功地保留原文的特点。

我叫倪可，朋友们都叫我 CoCo（恰好活到 90 岁的法国名女人可可·夏奈尔 Coco Chanel 正是我心目中排名第二的偶像，第一当然是亨利·米勒^①）。

My name is Nikki but my friends all call me Coco after Coco Chanel, a French lady who lived to be almost ninety. She's my idol, after Henry Miller.

ฉันชื่อนิกกิ แต่เพื่อน ๆ เรียกฉันว่าโกโก้ ตามชื่อโกโก้ ชาแนล ดีไซเนอร์หญิงชาวฝรั่งเศสที่มีอายุขึ้นถึง ๙๐ ปี เธอเป็นบุคคลในดวงใจฉันรองจากเฮนรี มิลเลอร์

上述长句中的括号以及语气词“喽”的使用起到了表现人物性格的作用，应该译出。

此类错误频繁发生，译者为了迎合目的语言习惯而稍加改动，笔者认为在这译例的处理方法是不恰当的。

英译本的翻译技巧

《上海宝贝》中的对话是汉语，偶尔出现一些英语对话。为创造出相似的效果，英译者 Bruce Humes 作出巧妙而又无奈的修改，其中包括下面的例子：

我被他的笑激起了好奇心，“很 funny 吗？”我问。

His smile aroused my curiosity. "Do you find that droll?" I asked, using the French word.

ยิ้มของเขากระตุ้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รู้อยากเห็นของฉัน “คุณคิดว่ามันตลกมาก
นักหรือ” ฉันถามเป็นคำศัพท์ภาษาฝรั่งเศส

Bruce Humes 是无奈的，如果保留了原文的 funny，就起不到让人物说外语的效果。因此译者用法语词 droll 来代替。到了泰语版，不必要的错误油然而生。泰译本只要采用 funny 一词，就能获得与原作相同的效果。可见，转译的不足之处有时很让人哭笑不得。

七、归化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它不仅是一个语码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转换活动（蒋冰清，2006）。英泰两种版本的《上海宝贝》出现了不少文化差异。某种现象在 A 文化中的含义不同于 B 文化的含义。正如英文版译者将“别克”车改为 BMW（宝马）；泰语译者将“优雅的鹤”译为 นางหงส์ (Nang Hong)，还将比喻含义中的“阴茎”归化为 ศิวลึงค์ (Siwalueng)。英语版本删掉了“纳粹”、“日耳曼人的蓝眼睛”等对西方人比较敏感的词语，而本来没有这一忌讳的泰语，由于译者不懂汉语，估计也没有懂汉语的编辑在一旁检查，所以少了 นาซี (Nasi)、ดาสีฟ้าของชาว

เขอรมัน (*ta si fa khong chao yeoraman*) 等词/词组。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冲击和政治干扰，是值得进一步探索与讨论的。

结语

《上海宝贝》在泰国的成功，译者 คำผกา (*Kham Phaka*) 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她生动的文笔，这本当代中国小说恐怕不会获得如此令人满意的成绩。然而根据上述举例说明，我们无法逃脱一个真理：转译是有其缺陷的。再好的翻译也很难将原作的含义完好无缺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何况是第二次或更多次的转换。

当然，有时转移是一种必要且明智的选择。在这里，编辑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泰国有不少汉语方面的人才，虽然那些人没有 คำผกา (*Kham Phaka*) 的名气和写作能力，他们仍能扮演编辑的角色，双方的互动将能够给翻译成品作出不少的贡献。

参考文献

汉语

方梦之《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陈言“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

叶立刚“跨文化交际与文学翻译刍议”《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

泰语

วัลยา วิวัฒน์ศร. การแปล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โครงการเผยแพร่ผลงาน

วิชาการ 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2547.

เวย์ส่วย. เซียงไฮ้เบบี้ / คำ ผกา : แปล จากเรื่อง Shanghai baby. พิมพ์ครั้งที่ 6.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แพร่สำนักพิมพ์, 2551.

เพ็ญพิสาข์ ศรีวรรณารถ. “ปัญหาการแปล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ผ่านภาษาที่สอง

กรณีศึกษา : การแปล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เรื่อง Pedro Páramo”. ที่มา :

[http://www.bflybook.com/Article/TranslationProblem/
TranslationProblem.htm](http://www.bflybook.com/Article/TranslationProblem/TranslationProblem.htm)

英语

Weihui. **Shanghai Baby**. Translated to English by Bruce Humes.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Export Edition, 2002.

网站

卫慧. 上海宝贝. [ออนไลน์]. เข้าถึงได้จาก : <http://book.kanunu.org/>

[html/2005/0721/467.html](http://book.kanunu.org/html/2005/0721/467.html)

ABSTRACT

Limitation of Indirect Translation in Literary Works Case Study : the Thai Version of Wei Hui's *Shanghai Baby*

Pratuangporn Wiratpook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Its mission is to accurately transfer the original text into a target language. One of the greatest Chinese literary persons Mao Dun once wrote: "Translation is to make read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while reading a translated work, receive the same inspiration, emotion and aesthetic as the reader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do while reading the original." (Fang Mengzhi, 2004)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 help introduce foreign cultures, social contexts and ideologies to read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s a result, it can help promo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nd enrichment to the literature of both languages.

Literary works that are translation worthy appear 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Many valuable pieces are written in non-common language for which translators are

insufficient in number. In this case, indirect translation is an unavoidable choice.

This essay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 of indirect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by using contrastive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Thai version of famous Chinese novel Wei Hui's *Shanghai Baby* (《上海宝贝》). A best-selling novel translated from its English version.

Keywords: Shanghai Baby's Thai Version, Wei Hui, Literary Translation, Indirect Translation